

作等瓦摩非托·拉蒂斯

譯 文 鄭



# 子父夫托維斯

行印店書北東

# 斯維托夫父子

斯·蒂·拉·托·非·摩·瓦等作  
鄭 譯文

東北書店印行

---

**斯維托夫父子** 1949.4.初版

作 者 斯蒂拉·托非摩瓦

譯 者 鄭 文

出版者 東 北 書 店

印刷者 東北書店印刷廠

---

**總店** 瀋陽馬路灣

**分店** 瀋陽 哈爾濱 長春 齊齊哈爾 吉林 牡丹江

佳木斯 安東 四平 錦州 承德 北安 瓦房店

---

哈.5000

## 小 記

這幾個短篇故事是在去年七月開始譯的。那時，我軍正處在不斷勝利之中，捷報天天傳來，大家都爲着這偉大的勝利所鼓舞着，過去的艱苦鬥爭已經取得了牠應有的代價。但是讓我們回憶一下過去，回憶一下那最艱苦的歲月，我們應當永遠記憶着那些爲人民事業鬥爭而犧牲的烈士們，記着那些被反動份子屠殺的受難人民。因爲他們用自己的血與肉換取了鬥爭的勝利。

與此相同的，是蘇聯的人民，他們也是在與德寇經過殘酷鬥爭後而獲取了勝利，很多勇士爲祖國捐軀了，很多戰士在戰爭中丟掉了自己的家庭，自己的親人，但他們毫無怨言，蘇聯人民以自己崇高的社會主義品質、以自己無比堅強的意志與團結戰勝了德寇。本文中所譯的幾個短篇故事便是描述蘇聯人民如何在艱苦鬥爭中獲取祖國的勝利，「一個英雄之死」中，蘇聯戰士蘇魯可哈在戰場上身受重傷，但他卻沒有絲毫沮喪，相反却感到在自己死前沒有爲人民作更多事情而感到悔恨；「斯維托夫父子」中，娜塔莎的丈夫在前線犧牲了，但自己却以最大熱情撫養着丈夫從前線撿回的孤兒瓦斯亞，並使其父子得到團聚，蘇聯人民在戰爭中變得更堅強更團結了，這是他們能够勝利的重要原因之一。

因此我覺得學習蘇聯人民在戰爭中的崇高品質，學習中國人民在三年鬥爭中的偉大事蹟是非常有

意義的，我翻譯這幾篇故事的動機便在於此，因為我覺得蘇聯人民的事蹟和中國人民鬥爭的情形極相類似，在東北，由於蘇聯紅軍的英勇作戰，才使東北得到了解放。但因為去年南滿整年處在緊張的戰鬥中，加以自己能力所限，故這幾篇蘇聯故事的翻譯，還存在很多缺點和毛病，希望同志們多加指正。

翻譯這幾篇文章時，我正在遼寧工作，那時，「鴨綠江」月刊要我幫助翻譯點東西，我自己也便勉強的擔任了，着手翻了幾篇，但其中「斯維托夫父子」是發表在吉林「文藝月報」的；「一個偉大而平凡的戰士」則是在安東「生活」雜誌上。翻譯時梅河正處在敵機經常轟炸中，當時遼寧文協及鴨綠江文工團很多同志也積極幫助整理稿件，其中令人可哀的是文工團幫助整理稿件的富玉雪同志，便是在七月為飛機轟炸而犧牲，這是值得追念的。

以上是我的一點小小說明。

鄭文

二月十六日

## 目 錄

- 斯維托夫父子……………一
- 一個另外的生活……………一四
- 一個英雄之死……………二二
- 一個偉大而平凡的士兵……………二九

## 斯維托夫父子

斯塔拉·托非摩瓦

忽然外面有敲門的聲音，娜塔莎跳起來，用一張報紙蓋住西爾吉的信。

「進來吧，進來吧。啊，是媽媽……」

「爲什麼你一個人在這黑的地方坐着？」

比拉吉亞·葉高諾夫娜問着走到桌子邊來，信封的角從報紙底下露出來了，比拉吉亞·葉高諾夫娜轉過去，假裝沒有注意到，她的臉上顫慄着。

「現在還並不很黑，媽媽……」娜塔莎說：「我喜歡黃昏。」

「這有什麼喜歡的，屋子很黑呀！你爲什麼不出去散步呢？現在你看外面多麼好啊，而且是這麼暖和！你在屋子裏呆着整整一個禮拜天了，不要再呆了。」

「但是你呢？」

「在我這年紀就不一樣了，我的腳已經不管用了，我也不喜歡在屋子裏邊呆着。」

母親的眼光向從報紙底下露出來的信紙很快的掠過了一下，娜塔莎的臉變紅了，把信紙拿出來。

「媽媽，我對你沒什麼秘密，這是西爾吉的信。」

媽媽用她的手臂抱着娜塔莎。

「親愛的，西約沙是再不會有了……讓我們說什麼呢，謝謝你對我的誠實……」

「這對我有什麼好謝呢？西爾吉對我比生命還重要，我永遠不能忘記他，我不能忘記他！誰能比你明白的更多呢？」

「真的，我的孩子，我是他的母親：這個傷痕在我心裏永遠不能醫好，人們都對我說：你有兩個孩子和一個女兒，他失掉了你不會很難受，但是我說你們的手指要是被切斷的話，你們該會疼痛的多麼厲害啊！」

「但是我整個的臂膀也殘廢了。」娜塔莎低語着。

「不，好孩子，你不要說這樣的事情，活着的人必須想怎樣去活。讓西爾吉的回憶藏在你的心裏吧，但是不要忘記怎樣生活，生活現在是很重要的。爲什麼？假使每一個人都犧牲了，將會變成怎樣呢？一切都會粉碎……」響亮的門鈴聲打斷了她的話，母親站了起來。

「媽媽，坐下，讓我去！」

「不，孩子你坐着吧，自從和你爸爸在一塊時每一次都是我給他開門，我願意一直開到最後。」

在門口她轉過來說：

「把那個信拿起來吧，娜塔莎，不要再讓父親苦惱了。」

娜塔莎把西爾吉的信放進裏邊的屋子，轉過頭來聽。是的，確實是父親。母親從來不會弄錯的。



——她常常能認出父親的門鈴聲。

「我也能認出西爾吉的鈴聲，假如你真是愛他的話，會常常都是準確的。」娜塔莎沉入到默想裏面。當他最後去看西爾吉的那一天。也確實和今天一樣是一個晴朗有太陽的日子。她和他留在前線上，在他的部隊裏待了差不多一個禮拜。

在那兒她第一次看見瓦斯亞，這孩子給蓋斯塔波打壞了，西爾吉在一個小村子裏面發現了他。

「在戰爭完了以後我們要讓他過繼，娜塔莎。」西爾吉曾經說：「但同時要把他帶回家。是的，還要告訴父親要特別照顧他……」

她永遠不會忘記他從前線回來的那一天，父親還在工廠裏，閉門的聲音把母親帶進了屋子，娜塔莎向着母親走去。

「媽媽，怎麼樣，媽媽……」

「沒有，什麼也沒有，我看見你真高興，年紀已經使我衰老了。」她抱着娜塔莎說：「你不要勸我，你沒有寫……我不能不想：告訴我，你看見西爾吉嗎，他活着嗎？」

她的聲音破碎着，她看着娜塔莎，好像她希望她用眼光來回答，而不需用一個字。

「活着的，媽媽，活着呀！」娜塔莎得意的叫着。他在他的隊伍裏住了整整一個禮拜……」

母親的嘴唇戰慄着。

「好，讚美上帝……」

門口上一個人的閃動吸引着她，娜塔莎向四處看着。

「瓦斯亞·來兒見你西爾吉·伊凡諾維奇的媽媽。」

一個小的瘦的身體從門口離開，這個孩子膽怯的、猶豫的向前走着，從他的低低的眉毛下望着比拉吉亞·葉高諾夫娜。

「這就是西約沙寫信裏提到的瓦斯亞，你不記得嗎，媽媽。」

娜塔莎把她的手圍着孩子的肩上，把他引到老太太面前。

「啊，天哪！他這樣瘦啊！……你說的就是他嗎，那你帶他去吧！」

「是的，西約沙說戰爭以後要他過繼。」

但是這孩子却迅速的跑開了。

「我不，我不過繼，」他不高興地說：「我……有我自己的父母。」他的淚珠已到了眼邊了，但他又忍了回去。「我不要任何別個人。」

「現在還說這個，瓦斯亞，我們愛你而且所作的都是爲了你好……」

「我不需要爲我好。」他固執的說着，也不看娜塔莎。「我不能把我從我們一家分出去……」

「好，」比拉吉亞·葉高諾夫娜說着，用她的手撫摩着孩子的頭：「沒有人違犯你的意志來過繼你，這是部隊的司令官斯維托夫中校的命令，要你到這兒來，你的事情就是要服從他，這是軍隊的紀律，我們的責任也就是看着你高興的在這兒。」

娜塔莎熱烈地吻着她的婆婆。

「你多好啊……」

「這兒來，這兒來……爲什麼我們還在這兒站着，孩子們，你們走路回來應當去洗一個澡……」  
伊凡·比托維其很晚才從工廠回到家來，瓦斯亞則早已睡下了。當他聽到這孩子來了之後他發怒了。

「西爾吉真是瘋了，把這樣一個累贅交給他的母親，要他過繼？噢，好麼，我喜歡……是因爲亦白己沒有孩子嗎？假使你需要一個孩子，爲什麼要這樣小的一個……一個十三歲哈也不懂的要他幹什麼！」

「但是也許他並沒有什麼麻煩，而是一個好孩子……」

「好，好！我們知道他們是多好啊！」

「我們可以原諒你，伊凡·比托維其！」老太太插進來說：「他的父親在前方打仗，也許戰死了……他的母親被德國人蹂躪着……他是一個孤兒……」

「爸爸，西爾吉是多麼歡喜他……他要求你對他要特別好一些並且代替你……」娜塔莎的聲音戰抖着。

伊凡·比托維其聳聳他的肩膀。

「好，照你們那樣做吧。但是你們管不了他的時候，可不要來埋怨我啊！」

他高舉着步子走出了屋子。

「我們怎樣作呢，媽媽！」娜塔莎說。「西爾吉和我將會怎樣高興……」

「現在不要走了也不要瞎忙了。父親在工廠作了整整十四點鐘，現在他累了，一定有很多事情使

他煩惱，而現在又沒有什麼可安慰他……但是在他的心裏他爲他所說的事情而就憂着。」

娜塔莎上樓之後，她發現在一個鐘頭前睡了的瓦斯亞却把衣裳又全穿好了。他的臉非常蒼白，嘴唇戰慄着。

「你爲什麼不睡覺呢？這是怎麼一回事？」

「我要走。」

「你上那兒去？」娜塔莎驚怕的問着他。「這多沒有意思呀。」

「這並不是沒有意思！」瓦斯亞叫着而且他瘦弱的身體因大聲啜泣而搖動着。「讓我離開，我並沒有要求你把我帶到這兒來。他不需要別人打擾，我要走了……」

當娜塔莎明白這個孩子已經聽見父親所說的話後她吃驚了。她慢慢把手圍着他，但瓦斯亞推開她跑到屋子外面去。在餐室的門口伊凡·比托維其的高大身形擋住了他的去路。

「你要上那兒去呀？」他大聲吼着。

瓦斯亞站住了，驚怕着。

「噢，你是個鷹嗎？要準備飛了？這會先到這兒來，讓我們談一點事。」

老人用手拉着這孩子，把他放到沙發上。

「坐下！」

這是多麼難以形容的效果加到瓦斯亞身上——這嚴厲的聲音，這眼睛裏和善的光輝，他順從着沒有說一句話。

「爲什麼你要走呢？」

「你自己……你說……我不需要一個累贅……」

「是那樣說的，是的！」伊凡·比托維其慢慢說着。「好，瓦西里兄弟，我沒有那種觀念……」他的眼光直視着瓦斯亞，而且似乎因他在他的眼裏看到的而滿足。

「你和我一塊呆到這兒，瓦斯亞兄弟！」他說：「我們將要成爲朋友，對嗎？」老年人把手伸給孩子，瓦斯亞猶豫的握着它，而且悲哀的望着伊凡·比托維其。忽然一個昏暈的微笑從他蒼白的臉上飛過。

「你很像中校同志，太像他了！」他緊緊用自己的兩手握着一老年人的大手。

瓦斯亞雖然在世界上是一個很好的交際家，但他除過了遵守之外，却不能取勝於伊凡·比托維其及其愛子。

家庭會議中決定瓦斯亞要在秋天去上學，並且娜塔莎來教導他。但是她遇到一件難以克服的困難。因爲這孩子在兩年來都住在德國人佔領的城市，沒有能去念書，學業已經很落後了。現在他只能進四年級。

但瓦斯亞反對。

「我不和那些小崽在一個學校裏，他們會笑話我。」  
任何的辯論也不能轉移他。

「他們將要開我的玩笑。」他固執的重復着。

「那麼你要變成無知識的嗎？」伊凡·比托維其憤怒的問着。「不，兄弟，我們不能那樣！文盲對於蘇維埃聯邦是沒有用處的。你應當學習才能成爲國家有用的人材，不要變成個懶蟲……」

「但是我會有用的。」瓦斯亞說。「讓我到一個職業學校去……」這樣便算決定了。

瓦斯亞很快的便引起校長的注意了。但是常發生的是在車床上的削截器常常壞了，而需要花很多時間去把牠磨尖。

「我想用一個削截器便足够了。」瓦斯亞對工廠的領頭人說，並且停頓了一下，他對他的鹵莽的驚擾所恐怕着。

領頭人很有興趣的看着

「一個，你說？然後呢？」

「這樣就只一半的時間磨牠們……當我們只有一個削截器的時候，我們只動一次而不是兩次……」

瓦斯亞，用一口氣把所有的話說完。

「很好，我們試驗一下。」

領頭人命令他們把這個鼓弄緊一點，而且只放一個削截器，車床開始動了，學生們注意的看着瓦斯亞改進的結果。

「很好，克里明可。」

領頭人緊緊的握着瓦斯亞的手，在大家的面前。

「你做的很好，瓦西里兄弟。」伊凡·比托維其說：「當這個孩子在晚上很得意的興奮的回到家的時候。」假使你就像這樣工作的話，你將要進步的很快，年輕人。」

從此以後，伊凡·比托維其，對於瓦斯亞的工作，非常注意，他經常到學校去和校長談，關於這個孩子的進步。自從西爾吉犧牲之後，他對於這個孩子更加注意啦。

三年過去了，一件重要的事情，發生在瓦西亞的生命史上——他被指定為工人中的負責人，校長把學生招集起來，並且說：

「同志們，你們大家都知道，我們現在的工作，是恢復我們的經濟建設，我們必須或將要實踐，斯大林的戰後五年計劃。」他忽然轉向瓦斯亞，「自從你在這兒工作以來，你作了很多有價值的建議，而改進了我們的產量，你都知道你的機器，你的工作同志都尊重你，不是嗎，孩子們？」

學生歡呼的同意着。

「因此，我指定你來負責，你明天應當招集你一組進行工作，想一想應該怎樣管理。」

「我將要試試，尼古拉·伊凡諾維其，我將要試試……」

過了一些日子，瓦斯亞從工作回到家已經很晚，他在過堂上走的時間比平常更要長，他在鏡子裏觀察着自己，並且把蓋在頭頂上不規則的頭髮弄光啦。

「瓦西加，我們等着你吃晚飯呢。」比拉吉亞·葉高諾夫娜叫着牠。」

瓦斯亞進到屋子，他很難忍住在他眼睛裏的高興，娜塔莎開始注意他現在已變得很高了，這個可愛的，長得很端正的孩子，已經沒有過去，她帶他在家裏來的時候的那種驚怕脆弱的樣子了。

「好，瓦斯亞，怎麼回事，爲什麼今天來得這樣遲呢？」

瓦斯亞在走到桌子以前，他稍微停了一下。

「爺爺，」他說。他的聲音裏充滿了高興。「奶奶……娜塔莎姑姑……」

「感謝老天，把牠拿出來吧。」

比拉吉亞·葉高諾夫娜興奮的問「怎麼回事？」

瓦斯亞順着口袋拿出一張報紙。

「看，少共真理報！」

他展開了這一張報紙，他們看見上邊有瓦斯亞的照片和一個大的標題：「年輕的領頭人。」

比拉吉亞·葉高諾夫娜和娜塔莎從桌子旁跳起來，跑到他的面前。

「奶奶，您把牠揉壞了！」瓦斯亞叫着把少共真理報舉到他的頭頂上，然後把報紙掉了，把他的頭埋在老太太的懷裏。

伊凡·比托維其，從他的座位上慢慢的坐起來，把報紙拿起來，愛惜的把報紙弄平。

「年輕的領頭人……」他獨自聽了一下「在少共真理報……想的正是他！」

瓦斯亞很快的拾起頭來。

「你高興嗎，爺爺？」

「我誇耀你，我的孫子。」

沒有把他的眼睛從他的臉上移開之前，伊凡·比托維其把他的手放到口袋裏，拿出一個大的金殼



的錶。

「二十年以前，我因為工作好而得到這個獎品，」他說：「我寶貴牠像愛我的眼睛一樣……拿去  
吧，你應當得到牠。」

「但是……爺爺……」瓦斯亞困擾的低語着。

「拿去吧！」伊凡·比托維其說着，把錶放到瓦斯亞衣袋裏。「我很喜歡把牠當作一件禮物給  
你……」

「謝謝，伊凡·比托維其！」比拉吉亞·葉高諾夫娜說着，並轉向瓦斯亞。「並且，得謝謝你，  
孩子。」

她莊嚴的向每個人敬禮。

「這是這個月在我們這裏發生的第二件大事。」母親說「今天瓦西加已經使我們榮耀了，下一個  
禮拜將是父親在工廠工作的第五十年了……」

伊凡·比托維其的紀念日到了，母親一早便起來準備招待客人。晚上全家人都團聚在一塊，忽然  
門鈴響了。

「誰來得這樣早呢？去看看吧，娜塔莎。」

娜塔莎開門後，門口上站着一個高個子穿軍裝的人。

「斯維托夫在這兒住嗎？」

娜塔莎點點頭。

「你找伊凡·比托維其嗎？」

「伊凡·比托維其？是的，我想是這樣……你是他的女兒嗎？」

「他的媳婦，請進，少校同志。」

「不，我首先要弄清楚……也許我鬧錯了……」

他把手放到口袋裏，拿出一張鋪開的報紙。

「這裏……「年輕的領頭人」……瓦西里·克里明可……他住在這兒嗎？」

「瓦西亞，」娜塔莎學着少校的樣子。「瓦西亞……」她重覆了一會，跑到餐室去。她用手握着瓦西亞緊緊的向孩子的臉看着。她的腿灣下去，無力的掉進一張椅子去。

「怎麼回事，娜塔莎！發生了什麼事嗎？」

「這裏……這裏……」

她握着瓦西亞的手跳起來，把他領到門口的過堂上，一個發自心裏的叫聲從瓦西亞嘴裏叫出。

「爸爸！」

過了幾分鐘之後，他們都坐在餐廳裏了。少校緊緊抱着瓦西亞，好像生怕他再失掉一樣。他說：「報紙幫助我找到了我的孩子。當戰爭結束之後，我得知我的妻子和女兒被蓋斯塔波所殺死，瓦西亞失蹤了……我到處詢問却毫無結果……有一天我讀報紙，——「瓦西里·克里明可……一個年輕的工人組長！」和上面的肖像，我立即去問並且跑到求真理報的編輯部去。他們把你的地址給我了。但我還是不相信。這是難以相信的……但是現在一切似乎都是事實！……」

在晚上很遲的時候，當客人都離開了，老年人和瓦斯亞也去睡覺了。克里明可少校和娜塔莎關於瓦斯亞的將來作了一個很長的談話。

「你不能把他帶走。」娜塔莎懇切的說。「你愛你的孩子……」

「這就是爲什麼我要他和我一塊去的緣故。」

「但是你爲什麼可以不這樣呢，你自己說你長時間都在遊歷着。而且瓦斯亞需要學習。他準備去進專門學校。以後他還需要到學院裏去。況且，這孩子已經長大習慣於家庭生活了。這次他僅僅是偶然的見到你，以前他只是一個人住着……這是不可想像的……」

少校在屋子走來走去，忽然很快的轉過來面對着娜塔莎，向她的眼中深深看去。

她的臉頰緋紅了，這使得娜塔莎變得非常動人。她幾乎忘記了自己的動作，她摸着自己的頭髮，她的心跳得很快。少校幾次的向娜塔莎看着。

「你愛他嗎？」他慢慢的問着。

「我的丈夫把瓦斯亞從蓋斯塔波那裏救出來。他把他交給我和他的父母。」娜塔莎說。「我的丈夫犧牲了。瓦斯亞就是他留下來的。這孩子是這樣好，所以我們大家都同樣愛着他……」

「好……」少校默默的重復着。「他離開的時候是十二歲，一個很耽心的年齡……假如他很好的話那要謝謝你，你的家庭……」

少校墜入沉思，然後他果斷的說：

「你說的很對，我不應當剝奪孩子的家庭幸福……而且是多好的一個家。但是瓦斯亞會怎樣說

呢？」

「你如何告訴瓦斯亞，他就會怎樣做。阿里海·伊凡諾維奇，他將要服從他的父親……這個似乎對我……他將要準備服從你的決定……他也愛我們。而且目前你可以經常來看他，不是嗎？」

娜塔莎自己緊張的在他的回答。

「如我所能的話常來，謝謝，謝謝你爲了瓦斯亞和我準備了一個家庭……你也允許我能成爲你們家中的一員嗎？……」

「好啊！」娜塔莎感動的把手伸給他。

少校緊緊的握着，然後親切的舉起放到自己嘴唇上。

## 一個另外的生活

伊莎比拉哥·倫比爾吉

在列寧格勒圍困被擊退後不久，瑪里亞·伊凡諾夫娜在一天晚上工作完畢回家的時候，在她底郵箱裏發現了一封信。這使她非常奇怪：她獨身生活於世已很久了，從來沒有一個人寫信給他。筆跡的曲曲灣灣表明是一個孩子開始學字寫的，而且很明白，這孩子的手是被大人把着寫的，她把這個地址讀了好幾遍。一點沒有錯，除過了名字外，這條街，這座房子，這層樓，以及門牌都是對的。

瑪里亞·伊凡諾夫娜搬到這層樓是在正在圍困的時候，一個炸彈炸壞了他的舊住址，那個六層樓的一排房子完全炸壞了，她的屋子完全變成一塊空地。後來她領了一些救助費便遷到這個新屋，這個屋子裏面，有一些零星的物品和填滿零碎東西的箱子和筐子，她把它們貯存在鄰近保存東西的空屋子裏。

逐漸地她把屋子收拾得更舒適，至於這屋子從前的主人的情形，他完全不知道，而且自己也很少過問。

現在忽然來了一封信：很明白這是寫給以前這屋子主人的，這忽然使他想起，這就是那登記着大堆零星物品，什麼白色小床、小的漆的圈椅、小狗熊、小兔子等等財產的主人。

她猶豫一會，便打開信封，開始的兩個字是孩子的手筆，其餘的很顯然是大人代寫的：

「親愛的媽媽：我想你的一切都好，我也好，這裏一切都不錯，奧愛加姨說紅軍把德國人從列寧格勒趕跑了。郵差帶來了很多信，別的小朋友都接到信啦，就是我没有。媽媽，我很想你。我現在是個大女孩子了，都五歲啦，我認得很多字了，請你寫給我一個信吧。我的小狗熊怎麼樣了？給媽媽愛和吻，娜塔莎。」

她把信放在桌子上，看看屋子，這好像她第一次才看見這屋子一樣，她好像走進另外一種生活中去了。

她依舊戴着帽子手套和穿着大衣，跌進到一個椅子上。

「自然，她的母親一定在圍困時候死了！」她想着煩惱的看着信：「可憐的孩子……爲什麼沒有

入給她說這個女人已經死了呢？我要去問和寫……這是多麼一件不愉快的事情。」

瑪里亞·伊凡諾夫娜開始整理屋子：像平常一樣的點火，清理屋子和作晚飯。那封信又闖入她的眼裏，她把她放到鏡子後面抽屜裏，讓她離開眼睛遠一點，以後便去睡覺。

事情却並不好，她進了寢室後依然不能休息，殘忍的圍困的日子又出現在回憶中了，他似乎看見那個女人在這裏，面色憔悴，虛弱而遲滯。圍困時的列寧格勒人很多就像這樣而相繼死去了。

這是多麼苦惱着她，一直到天明都未闔眼，她不知道自己應當怎樣作，或者他給保育院的女教師寫信，告訴娜塔莎母親的死；或者寫給女孩子；或者都不寫？最後，這個信還是不寫給她……

「不，」她又開始想「我必須回答，我只簡單地讓她知道這個事實，我將要把我所能知道的都提出，並寫給保育院的女教師。」

這個事情的決定使他苦惱減少了，他開始睡着了。

這樣，她在幾天內到處打聽，她沒有打聽別的事，只知道：這屋子的主人——波爾加波娃，在一九四二年正月因飢餓而死……沒有人能告訴她波爾加波娃有什麼親戚。關於這女人的丈夫，大家都知道是在戰爭爆發時，到前線去了，以後，在過去很長一個時間，沒有聽到他一點任何的消息。

雖然她曾經決定給保育院的負責機關寫信，瑪里亞·伊凡諾夫娜却始終沒有寫。一次又一次她把自己所寫的都撕了，丟到火裏邊去。無論如何她覺得自己寫的是太事務化，乾燥而且公式。他爲着這孩子發愁，應當找一些安慰的話語。

一個禮拜以後，她又在郵箱接着第二封信。

信和第一次一樣，可愛而且活潑，是保育院女教師照孩子的語氣寫的。

這一晚上她又睡不着覺了，她又用了很多信箋，結果仍未郵出去。

娜塔莎的信。完全把她從過去長期的安靜而有順序的生活中拖了出來。在過去三十八年中沒有任何事情使她感觸得這樣緊縮。瑪里亞的丈夫是在結婚後不久便死去了，她沒有孩子，在這種情況以後也沒有任何變化。他喜歡孩子們和別的女人一樣——這是一種天性。她所看到的孩子她喜歡給他們些糖菓和禮物，但她從來沒有真正接觸過任何一個孩子。

現在任何事情都忽然變了：他不可能把這些新衝入自己生活的東西拋開。這孤獨沒有父母的女孩，子底可憐是如何深刻底刺穿了她底心，這件事遠遠超過了她的願望。屋子的一切都使他想起娜塔莎，這個小的女孩子完全捉住了這個獨身女人的思想。

當國家紀念園困的解除不久之後，娜塔莎又來了一封信：

「親愛的媽媽：

我們和你在列寧格勒一樣，也有一個假日。我們唱着歌，因為媽媽在列寧格勒，所以我背誦了一首關於列寧格勒的詩，我還畫了一個圖畫。伏爾雅·維諾格內多娃底媽媽得了一個獎章，你有沒有一個獎章，媽媽？我很好。你親愛的女兒，娜塔莎。」

她把信丟在桌子上，事情不能再繼續下去，必須作點事情！可憐的孩子，她的腦子從來沒有想到媽媽已經死了。——或者這是最好的，時間將來會告訴她。但是假使……假使他不寫給保育院的女教師而直接寫給娜塔莎？她將如何為列寧格勒的來信而高興啊！

她沒有再多多想，立刻用大的字寫信了：

「親愛的娜塔莎：用我的吻來歡迎列寧格勒解放吧。你的小狗熊也帶着牠的愛給你——我和伏爾雅·維諾格內多娃底媽媽一樣，得着了一個獎章，叫做『保衛列寧格勒紀念』，一切都好啊，我親愛的小女兒！」

她停止和猶豫了一下，立刻勇敢地簽了『媽媽』兩個字。

連看也沒有看一遍，他匆匆地把信封進信封，爲了害怕思想上再有變動，她把信直接投進最近的一個信箱裏。

立刻，她自己又懷疑了，她這事作得正當嗎？她欺騙了這孩子是對的嗎？但她又立刻解釋，無論如何娜塔莎知道這件痛苦的事情總是要晚點好。她又辯論着：『她遠遠離開了家，要孩子高興吧，何況她又沒有了父親呢！』但同樣，也正是這種欺騙的不愉快感覺，長期苦惱着瑪里亞·伊凡諾夫娜。

娜塔莎充滿着快樂和歡呼回信了，但是瑪里亞·伊凡諾夫娜的心裏和靈魂中却包藏着感覺着深刻的苦惱，這一點那小女孩子却不會看到。

「母親」和「女兒」就是這樣開始了通信。時間長了，瑪里亞用着那不熟悉的字眼「媽媽」也變得有點習慣了。

女孩子慢慢長大了，他的信也寫得更充實了。保育院的院部也經常寫信要她更多地細微地關心娜塔莎。每次的信使兩者更密切了。



雖然如此，每當他想到應當克服這種可憐，和揭穿這種種欺騙時，有好些次她曾經想寫信把真實情形告訴照顧娜塔莎的女教師，但不久當她拿起筆時，她又被這慘事的苦楚制止住了——不僅爲了娜塔莎，也爲了她自己——再用從心裏發出的衷心底話，媽媽底話……

最後，當她很好克制自己之後，她把所有的事情都告訴了保育院的女教師，並且要把這些事情慢慢地向娜塔莎說破。

郵差帶回來一個很激憤的回答：

「你爲什麼要這樣作？我以爲你的感情是非常善良的，但是你却對於孩子這樣殘忍。我對娜塔莎什麼都沒有說，很簡單，這在現在是不可能。更壞的是我們的院部撤消後，列寧格勒的孩子要回去。那就是說，娜塔莎懷着滿心的高興要看見你，她的母親。假如她的父親很容易找見的話，我們要找到他的。假使你如你信上所說的，把真實的情形告訴娜塔莎的話，你所能夠給她的打擊將是多麼可怕啊！」

從這封信裏，她只看到一件事——娜塔莎要回家了！瑪里亞從來沒有想過這件事情，他簡直不知如何處理了。

接到信不久便是一個電話：「一個孩子們的專車，將於十月六日抵達列寧格勒。」

開始，她決定不到車站去。這是怎麼回事？娜塔莎不認識她。她最好是直接到集中的地點，在那裏會遇着娜塔莎和管理保育院的人。但是，當十月六日到了時，瑪里亞請了假急忙地跑到車站去了。離車站還有半點鐘，她不能安靜地等着，在月台上走來走去，看着在站台上擠滿着的父親，母

親們，祖父祖母們的快樂的面孔。許多人都帶着幾束花，瑪里亞後悔自己連買一兩朵花也沒有想，或者把娜塔莎的小狗熊給她帶來。……孩子很久就要她把宅從零碎堆裏找出來。

車走得很慢，多少孩子們啊！玫瑰色的小臉，快樂而且健康，從客車拋出一陣不大合調的孩子歌聲，孩子們重復着想唱好，歌聲裏夾雜着「媽媽！媽媽！」地叫聲。

在客車的緩慢移動中，瑪里亞窺着窗口孩子們的臉，在這些女孩子裏有一個是娜塔莎，但究竟是那個呢？她從這個客車跑到那一個上，都沒有看完那些孩子們，一陣興奮和快樂緊握着她。真的，她覺着自己確實是個母親，在一半會之後她將要緊緊抱着自己的孩子。……對孩子的可怕的遭遇完全在腦子裏沒有了。

車停了，列寧格勒的孩子們踏到自己家門口的土地上了，他們跳着，一塊玩着，英雄的城市給他們以驕傲的歡迎，他們走到集中的地方，父母和朋友靠近他們，給他們花。

大人跟着孩子們出了車站，一個大的聲音喊着：「雙親和親人的代表，到下面的地方去。」

瑪里亞也到那裏去了，她走進了一個親屬們擁擠吵雜着的大廳，矛盾的感情刺動着她，假如她在此刻放棄這個機會回到家裏去，她會離開這僅僅因一封信所完全改變了的她一年底生活。

結果，他仍跑到桌子邊去了。

「我是來接娜塔莎·可兒帕可娃的」，她把保育院住址和號數遞過去。「我希望能看見女教師阿米斯夏雅。」

一個年紀大一點的女人，帶着疲倦的神色走過來，瑪里亞走近她。

『我是來接娜塔莎，可兒帕可娃的。』他說。

『啊！那你是她……母親？』那個女人問。

『是的。』瑪里亞猶豫了一下，回答說：『至少直到他爸爸從前線回來以前。』

『好，我叫他過來。』這個兒童教師的臉忽然光亮了。他緊握着瑪里亞的手差不多高興地笑出聲來。然後，用另一個平靜的、親熱的、溫暖的聲音說：『我們在這兒遇見了，我真高興，現在我給你見見娜塔莎，我怕你都不認識他了。』他狡猾地加了一句：『四年並不是開玩笑的，特別是在那種年頭上。我想你和娜塔莎都會不認識了。』

瑪里亞點着頭，這個女人開開鄰近一個屋子的門，招呼娜塔莎。

一個穿藍衣服的女孩子從門口跑出來，緊抱着瑪里亞的脖子。

『媽媽！媽媽！我自己的媽媽！』

瑪里亞的眼睛濕了，在他生命史上他第一次聽見一個孩子叫她母親。

『媽媽，親愛的媽媽！』娜塔莎叫着，拍着手，吻着和抱着她。『媽媽，戰爭過去了，我們現在又在一塊了。我再不離開你了，是不是這樣，媽媽？』

『不，再不了。』瑪里亞低語着。

『那麼，爲什麼你哭呢，媽媽？』娜塔莎突然問着。『現在一切都好了，是不是，媽媽？』

『一切都好了，親愛的。』

## 一個英雄之死

彼得·巴夫連科 著

他在天亮的時候負傷了。

草原光滑的像桌子面一樣，這裏沒有什麼地方可以躲藏，哥里高里顧慮着，他想到一個地雷和坦克都會把他打傷的。想找一個坑來把自己隱避起來，但是當他爬過這個地方以前，已經失掉知覺。當他甦醒過來的時候，他發覺草原已變了樣子了。

「我一定是在沒有知覺時爬過來的。」他想。他站起來，忍痛的咬着牙齒，凝視着沾滿了血的大衣，他全身每根神經都感到胸部非常沈重和遲鈍的重壓着。也不知道走向那裏去，就這樣走了幾步，到了一個小的土坎子前邊，少停了一會，蹣跚着。他已經沒有力量邁過這一小土坎，也知道自己在任何時間都會摔倒的，他伏下來，慢慢的，用心的，沈重的喘着氣繼續向前爬行。

草原確是起伏不平的，那天早晨當他投入衝鋒的時候，地上好像很平。那個時候，他並沒有留心的注意腳底下，但是現在當他爬着向前走的時候，路上的凹地和土坎子似乎都在起伏和波動着，像發光的綠色的浪在清爽的微風裏搖曳着，尋找傷員的野戰醫院的救護員，大概沒有找着他；這個使他很煩惱。他繼續爬了幾米遠，忽然他看見不遠的前面有個德國人，在他的傍邊放着一個銅盔，口朝上活

像一個茶碗，這個死人低着頭，好像他要舀水的樣子。蘇魯可哈喘息着。

「我那裏也沒爬出去！」他恐怖的思想着。「我整個的時間，依然躺在一個地方。天亮的時候，我自己殺了那個德國人，我把他用刺刀刺倒了，而且看他倒下的時候，怎樣把鋼盔丟掉了，他把鋼盔丟到一旁，手放在裏邊。」

蘇魯可哈把他的臉埋在地下，發着光的草的尖而小的葉子，使他感覺到好像小動物的皮一樣。艾蒿的淡淡的香氣從地上升起了，他的胸部痛起來。現在當一切獲救的希望都沒有了的時候，好像專等着這麼一個時候，他的胸又開始痛起來了。仗是怎麼打完的，和他的伙伴現在在什麼地方，蘇魯可哈是不知道的，他的眼前有一層霧，他不能往遠看，槍砲的響聲沿着整個地平線上震耳欲聾，他繼續再向前爬……

他痛苦到極點，好像他所有的血，他所有的呼吸，都在疼痛和咀嚼着他。他害怕忽然有一會更疼起來了，給他一個突然的痛苦，來煩惱他。當疼痛到極點眼睛都不能向前直看的時候，全身的每根神經都痙攣着，抽搐着，肌肉變得衰弱無力，而不能再疼得怎麼樣了。蘇魯可哈對於疼痛已經習慣的不當一回事了，他意識到有些事情是更在乎疼痛之上的。由於這一強大的健康的意識，使他能够思想和理智，他會是這樣匆忙，本來還應該有很多的事情去想的，但也沒更多的時間了。第一個使他想到的就是他——哥里高里。蘇魯可哈將要死了，但是他還沒有作任何事值得死去。是的，他曾經去衝鋒，向德國人開火，而且打死了一個，但這是如何小的事啊！

「我在三年前發大水時，就應當死了。」他想。他憤恨着自己。「我向天盟誓，我有兩次應該去

拯救人們，當運貨的輪船和很重要的貨物在波特着火的時候，是應當去拯救的，這是一個好機會，我應當做得很好，但是那個時候我害怕；假使那個時候我死了，那時我已經做了一些事情，但是我畏縮——現在死已經來了，但是却沒有任何價值。」

他想這兩次都應當光榮的死去，但自己却害怕了，和現在自己將無價值的死去，這種恥辱的火箴激怒他和他非常悲哀。他是一個明格里人，就是說有血性的人，據說明格里人像一枝頂上火火的他卻沒有保險機的槍，這種槍從來沒有人知道他何時和怎樣就忽然響了。憤怒證明比痛苦還強壯的，這使他變得非常急躁，他用粘滿血污的手猛扭着一把草，就好像草是他的頭髮，但是這草很短，他抓不住它。是的，哥里高里·蘇魯可哈對死滿不在乎了。他不應當像一個蠢笨的羔羊，他完全沒有理由，沒有必要去祈求生命，這是很可憐的。這裏沒有任何事情使他為真理而奮鬥，他想起了芝哥第笛，他的快樂的家庭，他的年老的母親。她是一個很好的歌手，她自己經常的說：「假使能夠有這樣多的時間的話，我的歌子能夠再唱二百年！」但是當她年紀老一點的時候，她羞於唱歌，她向她的兒子祈求給她唱歌：「當我不唱歌的時候，我就頭痛。」她向她家裏說。

明格里人像鳥一樣是天生的歌手，他的母親的話，並不誇張，一個明格里人，在睡覺的時候嘴上總要哼着歌子，一醒來，開始又唱。「現在」，哥里高里想。「媽媽再不能從我得到任何榮耀和歌聲……你是怎樣給我唱的？但我現在又做了些什麼呢？」

這樣他繼續了很長的時間，來生氣自己，他為着他自己失去的光榮而痛苦，忽然他聽到了脚步声，他緊緊的握住了槍，拋去了一切思想。這時有三個德國兵，已經走過了哥里高里，當他們聽到搬

槍機聲音的時候，他們大聲叫了，然後就爬在地上。但是沒有子彈射過來。因此他們向蘇魯可哈爬過來，發現他不能站起來，而用他的手慢慢地爬着。哥里高里失掉了知覺，而且他對自己掙扎的這段路程並沒感覺到任何痛苦，當他甦醒過來時，德國人已經來到這個村子，這個村子就是哥里高里，蘇魯可哈在天明時曾佔領過的村莊。

有一個人說着不熟練的俄國話，並向哥里高里身上潑了一桶冷水，這樣就可以使受傷的人立刻甦醒過來。他們開始問他是那一部份的，和兵力如何。

他的神志甦醒後，使他又恢復在這三個德國人未來前的心情：「一種高度憤怒的感情。他沉入一種劇烈的感情裏，他戰慄着，他的牙齒喋喋作響而怒目仇視着。

「你聽見我問你什麼了嗎？」德國人說。

「當然我聽見了，我又不是聾子！」

「那回答呀！」

「爲什麼我要回答？這是我自己的事情——假如我高興我就作，假如我不高興我就不作！」蘇魯可哈反駁着。

如所有明格里人那樣精悍，謹慎，敏捷，他們像日光一樣難以捉摸。他躺在德國人前面的地上，用肘支着自己，以燃燒着憤怒的眼睛冷視着。甚至在平時他也不能容忍這樣去說，何況德國人站在前面呢。

「你要是不說的話，這對你是很不好的。」德國人警告着。

「對誰這樣不好？對我嗎？你不要惹我，我告訴你……你這個野獸，這倒是對你很不好，而不是我。你聽見嗎？我們的人已經來了。」

有一個士兵像掄一個鎚子似的搖着他的右臂，然後擰他。

「你這個野獸！你想傷害誰？給我一枝槍你就知道什麼是什麼了！我要唾在你的臉上！」

「但是你是喬治亞人，你不是俄羅斯人」。德國人說。「你若告訴我們所要知道的，我們不會傷害你。把你送到醫院去，我們尊重喬治亞人。」

「我不能告訴你任何事情，我只能向你表示。」蘇魯可哈激動的回答，他用他的左手作了一個侮辱的姿勢。德國人的臉被羞辱得變成紫色。

「你知道那個嗎？這就是你能從我身上得到的所有消息！」

這時有兩個德國兵跳到他前面，把他的右臂打壞了，撕下來他的大衣、襯衣和內衣，在他的背上刺了一個五角星。假使這個痛苦在第一次加在他身上時，他可能呻吟甚至尖叫。但是他從早晨以來已變成習慣於痛苦，憤怒幫助他忍受這一切，甚至在他無力時也是如此。皮膚的割裂使他的背上完全穿裂了。

「我將要怎樣說？你們是野獸，這就是我將要說的！你們傷害誰？……你想我不知道什麼事情嗎？你以為你說你尊重喬治亞人我也會尊重你嗎？我們是人類，但是你呢？……你們是狼或者耗子養的，你是人嗎？野獸都比你們好看一些啊！你們這些害人精，假使我有力量，我早把你的眼睛挖出來了。」



蘇魯可哈罵着，轉過頭來看着村子，這些石灰石的房子，骯髒的屋頂長滿着荒草，房屋是如此墟廢，好像從古代開掘中剛發掘出來的一樣，一小群村民靠近屋子旁邊驚恐得擠成一團，街心躺着一些坦克毀壞的遺體，一個牛角，一個撕裂了的士兵鞋子。太陽正在從燒焦了的平原向下沈沒。靜悄悄的雀鳥在尚存的孤寂的樹上低語着，像沒有聲音的蝙蝠一樣，黃昏已經靠近了。

「啊，媽媽，現在給我唱吧！」哥里高里激憤的低語着。

他回憶着，在家裏有一次在一個安靜的晚上，他的母親散步在樹下，樹的搖曳的蔭影射在天井裏，她開始用她粗糙的老聲音唱一個古老的，久已忘掉的而現在却完全是新的歌子。

「媽媽，現在唱給我吧……」

「你想開了嗎？你說什麼？」德國人問。

「不要打攪我，混蛋東西！」蘇魯可哈平靜的回答着。

這些暴徒把一切殘忍的和暴虐的方法都做盡了，但是他，哥里高里，蘇魯可哈，這個二十六歲的紅軍戰士，從芝哥第笛（那個甚至鳥都飛去學歌的地方）來的人，仍舊繼續他自己的事——他變得更堅強，現在他獨自回憶他的過去。

「亞洲人！你想好好的死，是嗎？我們却不能讓你！」德國人暴怒地喊着。

但是蘇魯可哈不是在死前隨便驚恐呼叫的人，特別是現在。

「你怎麼啦？」他叫着，阻斷了德國人的話，「我們不能讓你到亞洲去，我們將要把你們踢出歐洲，那你將怎樣呢？你將會因為你的傷痛而呼喊！滾開，我說！」

「把他丟到火裏去，放到火裏，這個廢物！」德國人命令着。

這烟火，是士兵熱他們罐頭食物用的，已經快燒完了，當哥里高里被投進發熱的餘燼中時，他們又加了些稻草。

「你還有五分鐘」，德國人說着，彎向燻黑的，忍耐着的和視死如歸的蘇魯可哈的身上。

安靜的黃昏在原野上塗下深藍色的陰影。從東方前進着的戰爭的雷吼聲威脅着這平靜，這可以說是一個暴風雨的前夜。

潮濕的草冒着煙，但還沒有燃燒起來，德國人用點紙煙的火柴把稻草點燃起來，他們圍繞着火燄的爆裂聲和噝噝聲跳着舞。

當他呼叫的時候，鄉村的人民看見了哥里高里·蘇魯可哈可怕的死。他好像睡着了，當火燄燒到他的臉上，他曾用他壞了的臂膀企圖站了起來，熄滅火燄。然後他們聽見他最後的、冗長的、慢慢的呼號聲，這聲音像一個歌子，一個吶喊着的歌子，或者他是在喊：「啊，喬治亞，媽媽，現在給我唱吧！」

或者，是向芝哥第笛告別，向着他年高的母親說：「媽媽，現在給我唱吧！」

或者，當他聽見這附近戰場上強烈的雷鳴聲，他呼喚自己的同志，他們已經衝進了村子：「兄弟們，我們的母親喬治亞，現在向我歌唱了！」

這就是一切，沒有一聲呻吟，沒有一個戰慄，他死了，他像一個鳥從高空掉下來死了一樣。

這個村子在那天黃昏收復了，火仍舊燃燒着，在蘇魯可哈的燒焦屍體的背上，還留着那燻黑的，血

染紅的星星。

## 一個偉大而平凡的士兵

這事情發生在一九四一年七月三號。黃昏的時候，他工作完了回到家裏。在晚飯以前，他到園子裏去砍一些燒的柴火。用他粗大工人的手，把斧頭舉過了頭頂，這些堅韌的，多癩的木頭，便在他手下應刃而開了。

「啊，在這，堪那也夫，你在家嗎？」村的蘇維埃主席來拜訪他。

他慢慢的把斧頭放下。他踢開一塊他曾經砍下來燒火的大木頭。用他的手臂，擦了擦前額。走到籬笆去，他安靜的走着，嘴上露出一絲笑意。但是他的心，因為主義的關係而跳動的很迅速。

「有事嗎？」他問。

「你當然知道你自己啦。」主席說：「在這兒簽字吧，他用他煙燻了的手指，指着一打紙的下面。當堪那也夫簽了名字以後。主席說：

「好，凡尼亞，我希望你去好好消滅敵人，和平安而健康的回來。」

「一切都好了。」堪那也夫說：「我要好好去消滅敵人，但是請你不要忘記我的妻子還在家裏。」

我還有兩個老人和孩子們在家裏。你知道我的意思，不是嗎？」

「我一定照顧。」主席說。

「對了一切都安置好了。好！好！就這樣吧。」

當他向家走的時候，主席就在後面叫他：

「車就在明天早上六點鐘招呼你。」

堪那也夫在園子的中間停了一小會。在那留了一刻：

「啊，給他們甚至連一點燒的柴火都沒準備下。」

一切事情都在他腦子裏纏繞着！他的妻子、老人和孩子們和沒作完的工作，都開始在他的腦子裏嗡嗡的響着。有很多的事情他都應當作，但是却一點時間也沒有了！

他回到屋子，大聲的說：

「好了，妻子！把鄰居都找來吧！再到店裏去拿點酒，我明天要離開家了。」

他的母親和妻子都哭了。

「來，來，這是什麼意思！」他嚴肅的說：

「你們知道我是上那裏去噢。」

「爸爸是和法西斯去打仗。」他的小女孩子說：

他撫摩着孩子的頭髮，憂愁緊緊壓縮着他的心房。

這是個很好的送別會，每個人都唱着，甚至連老年人都加入了。

他們唱着很多的歌子。他伸出他黑色工人的手，堪那也夫對他的客人說：

「我知道怎樣去射擊，我已經在軍隊裏報了名了。請不要憂慮，時間到了，我是不會錯過機會的。」

他在早晨離開了家。這是一個怎樣的早晨噢！露水在草園發着光。和在平時一樣，生命是如此幽美寬闊而閃爍着，他一個人走着。堪那也夫想着他的故鄉——得不留雜奇。他曾經在這作了這麼多的工作，在工廠裏像一個船夫一樣，在碾磨裏，在炭坑裏，在工廠裏，——五年中他像一個船夫，他曾經拉了五百多 Pood 的貨在水上。他的臉色是很堅定的，到蘇魯加的路上，他對趕車的沒說一個字，他到那是去報名的。

蘇聯人有一個偉大的胸懷，對他的家，對他的朋友，對他的鄉土，對他艱苦的工作，都含着巨大的溫柔和愛情在他的心裏。當他走向戰爭，他思想裏面一切都拋到後面去了。馬的每個脚步都使着每個事情跑到更遠更遠的。是的，堪那也夫昇爲着一定事業去戰鬥，在這個暴熱夏天的日子，但是天空是清靜而明亮，黑色的雲從西方沉重的移動着，千萬個伊凡·堪那也夫，坐着集體農場的車，沿着這一條道向西而走，去會戰和驅除敵人。

他被指定到一個自動槍兵團的坦克營，跟着這個兵團他到了前線，跟着這個兵團他參加了沒有一個歷史上可以相比擬的大運動，同樣跟着這個兵團他一直戰鬥到今天，他在這裏找到了朋友，得到了普遍的愛和尊敬，同時在這裏他變得老練，平靜，勇敢和堅強而仁慈，在這裏他表現出他純潔靈魂的偉大價值——一個蘇聯的士兵，一個具有高尚正直道德的人，在這裏他參加了共產黨。

這個兵團第一次交戰的時候，堪那也夫第一次就打的很好，他們佔領了里波夫加，戰爭在夜裏進行着，當天亮的時候，敵人的機關槍向左翼開火，並打着了許多汽油桶，軍隊退到了森林裏面去繼續開火，在開頭一切事情對於堪那也夫驚奇而可怕，他爬的很低，他聽見彈片在他身邊的聲音，就如同他向敵人打的一樣，子彈從他頭頂上飛過的呼嘯聲音，使他平平的爬在地上，他分別不出槍聲和彈片的爆炸聲，臼砲彈的哀鳴聲使他感到憤怒，逐漸的他捲入戰鬥的狂熱裏，他感覺到戰爭的得意，確實他，第一次投入到一種自己也難以意識到如何的行動的，他好像喝醉了，他的頭腦暈迷着，他自己想不起來他自己說了些什麼和作了些什麼，只是政治委員想起來，在戰爭最緊張的時候他抓起被德國人所打壞的機關槍的槍膛，向敵人開火，叫道：

「政治委員同志，讓我們戰到最後吧！」

他們告訴他，在黃昏之前，他是第一個跳到德國人戰壕裏面去的。

「也許，也許。」他含混的說着：

「但是我自己連一點事也記不起來了！」

那一個晚上他很久都沒睡着，但是別的人也幾乎沒有睡着的，每個人都講着白天所發生的事情，那天晚上，堪那也夫第一次說：

「啊！在我們兵團裏咱們這一次打的很好。」在這次之前，他經常說：「回家罷！回到得布留維奇。」

但是現在他感覺到由於一個極普通的理由，由於流血，他和大家聯結起來了，他們的接近和親愛

一如在兒時的朋友，如老伙伴，如親兄弟。

他花費很大的時間把槍擦乾淨，收拾槍腔，並且眯着眼睛向槍口裏看，到了後來，一到晚上休息的時候，他就緊緊的靠著自己的槍。

「我的槍是多麼漂亮。」他低聲說着：「他現在和我一塊打仗，一直到仗打完的時候。」他感覺到一種從工人階級世代所留傳下來的尊重和溫暖，正如同他們對自己的斧頭、鋸和犁。

自勤槍兵團是生活在一個殘酷的和不間斷的戰鬥環境裏面，紅軍爲了保衛他們自己的國土，曾經流了很多的鮮血，這種他們所流的鮮血，是和人類永遠的利益結合在一起的，兵團變得更鋼強和富有軍事經驗了。

有的時候，堪那也夫覺得似乎他戰鬥了一生，他參加了無數次的進軍，他連續偵察過很多次，並且加入過許多次的火熱的戰鬥，有一次當他正上刺刀的時候德國人跑掉了，紅軍則立刻喊着「衝呵！」趕上了他們，他們跳着包圍了敵人。

在巴格達可夫，堪那也夫負傷了，下面是他自己講的那時候的經過。

「我們十五個人去和敵人打仗，敵人却有整整的一個分隊還有一個指揮官在前面，我非常興奮，想把他俘虜過來，「站住！」我叫着，他立刻向我開火，打到我的臂上。「好，」我想「你不想投降了嗎？瞧着罷！」我向他打了一槍——我的槍在任何時候都是很好的。「我把他打倒了，」我僅僅是臂上流了點血，這時我忽然看見一個農村的小孩子跑到這來了，他被流彈所傷，我將怎麼作呢？你想，我自己也有孩子呀，好了；我用我僅有的紗布來包他，把繃帶很好的纏在他肩上，但是這時我的

臂上出了很多血，我給傷口上倒了一點水，就昏迷的走回去了，不久我們的救護員來了，給我的臂上纏了繃帶，我很好的過了兩個禮拜，但是我沒有離開部隊，爲什麼沒有事我要到醫院去呢？我是不願意離開自己隊伍的。

冬天來了，部隊裏增加了很多新兵，都是一些年青人，堪那也夫已經是一個老練的冷靜的和有經驗的兵了，他常向新兵談話，他確實知道的很多，不知怎麼樣在同伴裏面，不知怎麼樣堪那也夫在同伴裏面很自然的變成一個老師，他和年青的紅軍戰士們談話，他很高興的傾聽他們的意見和給他們解答問題，在他的話裏邊，每個人都感覺到有一種豐富的戰鬥經驗，崇高的道德觀念和一個老練的士兵應當有的聰明。

『我開始來的時候，有很多可笑的感覺，但是我現在是完全沒有任何別的思想了，打仗最好是在早晨打，在黎明之前還有一點微黑的時候，你可以看到所有的發火點和機關槍在那，以及敵人在那裏躲藏，總而言之你可以知道他們是從那開火的，當天亮的時候就容易衝到村子裏去——部隊不至於混亂，而且你可以消滅一切死角，並佔領之。』

『一定要記着，孩子們，當我們部隊要佔領一個地方的時候，我們的部隊在德國人面前是從來不會後退的。』

講到部隊的傳統的時候他說：

對於每一個紅軍我們有一個很好的規則：不僅僅要把受傷的人，而且要把死去的人也背回來，有一次我被砲彈震動的很利害，我已經不省人事，不知道上那去，有一個同志伸出了他的手把我從危



險中帶回來，一個同志最好的，是打仗的時候決不退却，在戰爭裏面最好的就是要親密團結。

X

X

X

伊凡·堪那也夫，在自動槍兵團裏，打起他的行裏，準備作五十克羅米特的進軍，忽然副政治委員來了並且向他說：

「堪那也夫，我說堪那也夫，你希望得到一點什麼郵件嗎？」

「怎麼回事，怎麼回事？」堪那也夫問，忽然他激動的叫起來：

「現在來啦嗎？政治委員同志真有我的信嗎？」

沸騰了的血充滿了他黑色的青銅似的臉上，這臉皮是被冬天的太陽和草原的厲風所晒成的，他低低的念着信，當每個字念不出來的時候，他就蹙着眉忍耐不住的叫着，他的朋友伙伴在旁邊聽着他念，他們的臉色是莊重的，大家都很嚴肅的，甚至於平常喜歡發笑的機關槍手，現在他的臉上他帶有莊重的表情。

「一個孩子。」堪那也夫說。「你們聽見嗎，夥計，我的老婆生了一個孩子。」

每一個人都看見他的眼睛閃出了一滴眼淚。

「主席經常到我們家裏來，我們過的很好，集體農莊經常幫助我們一些東西，請你不要掛念我們。」堪那也夫念着。

每個人都笑着和高興着，因為他們都知道堪那也夫到前線以前，他和集體農莊的主席的談話。當他念完了信，堪那也夫把信疊起來放到袋裏，每個人的眼睛都看着他，但沒有人說一句話，人

們似乎都等待着聽他，在這個時候說一些什麼話，因為這對他是一件多麼高興的事情。

「你知道嗎，「同志！」」他低低的說，「真把我要想死了，他是剛剛才生出來的呢，能馬上看見他們一下然後去打仗才好，一直打到最後，但這也不必要啊。」

這天晚上部隊出發了，很厚的雪蓋在草原上，以至於車沒路可走，因此步兵只有步行前進，暴烈的嚴寒的北風颳着，寒冷的氣候把人們的臉上刺得緋紅，狂飛的霜花粘滿了人們的大衣領子，大家都很疲倦，希望休息一下喚喚氣，但是寒冷的霜雪窒息着人們的呼吸，堪那也夫仍舊邁着他那平常的輕鬆的步伐，積雪在他的鞋子底下扎扎作響，一次一次的他趕過了掉隊的人們並且說：「快走吧，快走吧，小伙子們，走路雖然艱難，但是這沒有什麼，我們是爲自己的土地而戰。」

在早晨兩點鐘的時候，他們休息了，疲倦的人們佈滿雪上，他們的背向着風，然後又向前走進，冬天的星星在人們上面閃爍着，當冬天的北風颳起的時候，他們看起來好像輝煌的火焰在遙遠的高空搖曳着。

有一些人圍繞堪那也夫。

「你說什麼堪那也夫，你整整的八個月都在這兒參加了戰鬥嗎？」一個人用嗚着的聲音問。

「我也在村子裏面幹過活，」他說。

「我每天要挖三千個磚，只有今年冬天比較冷一些，一直冷到骨頭裏，這是事實，當你躺在雪上面，子彈在上面射着炸彈爆炸着——但是這也不能動你一根毫毛，你可以發着鼾聲好好睡覺，但是這並不容易，對我們談話能夠有用的就是——要知道我們是在打仗，人民已經準備了一切的事情，而且

爲了一切的事情，我看見德國人在鄉村裏殺害我們的同胞的事情太多了，我聽見很多女人和老年人告訴我的故事，沒有一件事情比這個給我刺戟最大，在我們的心裏對於敵人是沒有仁慈的。

有一次部隊繼續行軍，紅軍戰士伊凡·堪那也夫，也在隊伍裏，他已經是一個爲自由而戰的老戰士了，他已經走了很多路程，他的臉色堅定而平靜，他曾經在六月的曝烈的日光下行軍，曾經躺在橡樹林的光輝月光之下，曾經在很多的時間把皮膚浸潤秋日之下，也曾經被冬天的嚴霜凍裂過。

在彼得斯切夫，他曾經常常夜的躺在雪地裏，經過德國人所破壞了的堰堤，然後舉起他的脚步平靜的說：

『前進，夥伴們，槍子不會打着勇敢人的。』

接着他領着他的同伴一塊去衝鋒。

（譯自『英雄的兵隊』）



斯維托夫父子

---

1949.4.初版 哈.5000

基本定價 1.30 元